

叢 文 火 烽

紅 紅 紅

野 碧

紫

紅

烽火文叢之六

遠行集

實價國幣叁圓捌角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碧

野

編 輯 者

靳

以

發 行 者

烽

火

社

發 行 人

吳

春

生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

印 刷 者

南

方

印

書

館

重慶

成都

桂林

總 經 售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渝一版

烽火文叢

無題

巴金作

雜文集

遙遠的城

靳以作

小說集

火把

艾青作

長詩

向天野

一文作

散文集

一年集

流金作

散文集

遠行集

碧野作

小說集

小序

這原也不過是一些片斷的故事。

前三篇是屬於光熱的一面，後一篇却是屬於陰暗的一面；但是，同樣的，你可以從這四篇中看到各個主人公的苦難然而也崇高的靈魂。

因為我最近就要作一個遙遠的旅行，所以把這個集子命名爲「遠行集」；還有另一種意思，就是：人生的路是無限長的，現在我還不過是開始走，前面的路是多麼遼遠啊！

而且，我將用勇敢的步子去走完它，不管是風、霜、雨、雪，飢餓或寒冷。

一九四〇年春，作者于洛陽。

目錄

小序

兒童隊員之死.....一

媚娘河畔.....一九

黃河的奔流.....三六

燈籠哨.....五九

兒童隊員之死

深冬的原野上，遼闊而沉寂，雪花永無休止地飄落着。那遠處蜿蜒的呂梁山，映射出白皚皚的雪光；橫互在原野前方的是靜止了的冰凍的汾河。被積雪壓垂了枝柯的林木，發着暗藍色的冰光的池沼，疏落的村舍……統統給這深冬的大雪嚙食着。

風，捲着雪花，一陣陣地從矮山的崖壁上疾掃下來，帶着呼嘯一直衝進那片黑黢黢的森林裏去，把千萬的枝頭上的積雪嚇得往下墜，隨着森林裏的狼的陰慘的嗥叫，矮山的那一邊不時地發出一下兩下炸裂的槍聲。……

小五子躍動着細小的身軀，沿着汾河的岸邊走，偶爾他把踏着雪堆的一隻脚陷到河冰裏，便趕快用力向河岸上一跳。

汾河的兩邊結着厚厚的冰塊，中央那水流較急的地方，還流動着滾滾的河水，冲刷

着冰塊，向着遠方的山脚流去。河堤兩旁的老榆樹和枯槐，像失魂的老人遠矚着離去的歲月，幾千年的汾河永遠地奔流，它載負着多少的血淚和哀愁。……

小五子剛從敵人的後方兌九峪回來，他急需把一件重要的消息報告到游擊總部去：但是總部都是設立在呂梁山的險地石口，從兌九峪到石口去，必需經過大麥郊，然而大麥郊是敵人的佔領區域，大麥郊是小五子的家，這塊美麗而豐滿的地方，在三天前就給敵人的鐵靴，馬蹄所蹂躪。

爲了避免被敵哨發見，小五子遠離敵哨線，靜靜地繞着汾河灣走。經過兩晝夜的偵察敵情，他困憊而飢餓。他想停下來在河邊槐樹根上歇一歇，但當他意識到在這深冬的寒雪中行走，一停步整個身子就將失掉熱力，而從腳尖一直冷冰到頭頂，癱痺至死；

因此，小五子又急急地提着步，讓昏沉的小腦袋靜聽着鞋底踩着雪片的唝喇聲。

小五子穿着一件破爛的蓋不過膝的棉袍，舊棉絮有好幾處從肩上和襟腳漏了出來。他有意把棉袍的白布裏子反過來穿，企圖以白色的袍裏作爲保護色，在雪地裏行走，以

減少被敵哨發見的目標。

他的臉孔是黑而瘦，然而在他那凸出的前額底下，深嵌着一雙倔強而堅定的眼睛，永遠在發射出一種信念的光芒，彷彿是兩顆初出於夜天的星球，清新而明耀。他手裏拿着一支榆樹桿，支着身體往彎曲的汾河岸走。

一種輕淡的思潮逐漸濃厚起來，在小五子的小腦袋裏騰滾着：該趕快回到石口去，要不整個礦山的游擊大隊在今晚就將給敵人包圍，自己的任務是重大的，整個礦山游擊大隊的兩個同志的生命，完全寄托在自己的肩膀上，自己的肩膀雖然小而脆弱，但也得盡着自己的最大勇氣去完成這拯救游擊大隊的任務！……明知道和自己一道兒派遣出來的三個同志，兩個已經陷落敵人的毒手，另一個是失了蹤，生死莫明。……

一陣寒風捲着雪花向小五子的臉孔飛撲過來，他不禁打了一個寒戰，腦袋清醒了些。於是他決定不再沿彎曲的汾河走，他要及早趕回石口去。

小五子打了個側身，向着大麥郊的路上走去。這樣，可就必需穿過敵哨線。爲了鼓

舞自己的勇氣，小五子低聲地唱起來了：

汾河的流水喇長又長，

呂梁山上有虎狼。……

大麥郊是廣闊而美麗的，左邊是一座矮山，山崖上出奇地生長着古柏；右邊是一片大松林。小五子一想起秋熱天氣的八月季節的大麥像海般的寬廣，當輕涼的秋風打從麥田上吹過的時候，數不盡的麥穗抖蕩起金黃色的大波濤；從左面的矮山脚一直接連到右面的松林邊，當麥子收割的時候，小五子還和着其他的小同伴們在麥田裏捕捉飛虫，他頑皮而機敏，每每他把身子臥在麥穗上打滾，發着清朗的笑聲，而引起了大人們豐收的快樂唱出的歌聲。……這一切一切，都像昨天的事情，但又是多麼遙遠而渺茫的夢呵！現在新呈現在小五子眼前的，是幾棟歪倒在松林邊的農舍，被敵人的戰馬的牙磨嚙得脫了皮的松樹，雪蓋的淒涼的原野。……

小五子慢慢地走近了松林邊，他的眼睛發射出勇敢的光芒，機警地望着矮山，用輕

捷的步子選擇低窪的地方走，他的心緊跳着，呼吸短促而粗嘎，尤其當他發見在矮山的岩縫裏露出敵哨兵的鋼青色的帽盔時，他把步子停了停，在短時間內他停止了呼吸，細心傾聽着周側的動靜，然而當他知道一切還是平靜的，他把身子靠近松林，慢慢地攀着樹幹往前移行。

啪！矮山上發出一聲槍響，子彈帶着尖銳的尾音咻——地穿過寒空，飛進松林裏去了。隨着一陣捲雪的狂風，一聲長長的狼嗥刺入心肺地吹送過來。

也許是因為松林的黑幹把穿着白色裏子的破棉袍的小五子襯托了出來，敵哨又第二次放起槍來了，而且發出一種驚人的怪叫聲。接着很快地就可以看見有三個敵哨兵握着槍從矮山上奔跑下，一直向松林這邊衝過來。

小五子情急地跳開了松林，在一個雪堆旁邊躺倒了，而且把下半截身子埋進雪裏去，在極度的緊張中，他一動也不敢動，只聽見一陣驟急而凌亂的踏雪聲近來了，但漸漸地又遠去了，怪叫聲也漸漸向遠的地方低落，小五子的心由狂跳而平息，爲着一種堅決

的信念的火的燃燒，他意識到必需及早設法離開這險境，以期完成他的絕大的任務。於是他把頭輕輕地揚了起來，偷偷地窺望四周，風，仍然帶着猛烈的吼聲掃打着松林，雪堆；雪花仍然不休止地飄落着，一切都歸于原有的廣漠和寥落。小五子把一隻手支住身子，正預備從雪堆裏爬起來，忽然一陣悲烈的馬嘯從矮山側送過來，很快地就看見一個掛着金肩章的日本軍官，騎着一匹大黃馬奔馳過來。小五子趕快把身子一倒，咻！馬的後蹄把小五子高高地踢了起來。

「嗚哈！」日本軍官勒住馬，從馬背上翻下來，走前兩步，一手把小五子提起來：

「呵呵，小小的支那偵探！」

「嗚嗚嗚……」先前的那三個敵哨兵從遠處的松林邊飛跑過來。

日本軍官用馬刀輕輕地敲着小五子的頭，鄙薄地笑聲笑道：

「嘻嘻，支那小偵探，能幹啊！」

小五子搖搖頭，若無其事地微笑着，他的眼睛故意盯着日本軍官的蹙扭的歪嘴巴。

兩個敵哨兵一邊一個的把小五子提了起來，向着矮山的那邊走，前面是日本軍官牽着大黃馬走，後面是跟着另一個橫着槍桿的敵哨兵。

他們在矮山腳的崖壁下停步了，提着小五子走的其中的一個敵哨兵，狠狠地把小五子摔在岩邊，跟在後面的那個敵哨兵把上了刺刀的三八式長槍對準了小五子的胸口。

日本軍官歪着闊大的嘴巴，因為征戰而久沒修飾臉部了，從耳根到頸項都長滿了黃茸茸的毛。他把穿着馬靴的一隻腳踏在岩石上，一邊用馬刀敲着馬靴，發出一種威殺殺的叫聲：

「告訴皇軍，支那小偵探，你得到什麼好消息！……。」

小五子兩隻眼睛頑強地盯住日本軍官，使勁地搖搖頭。

「說！不說？」啦的一聲，日本軍官把馬刀抽出了鞘，對着小五子的臉孔威嚇着。

小五子仍然是不停地搖着頭。

這倔強的小俘虜，把日本軍官的尊嚴破壞了！日本軍官爲這小俘虜的鎮定和傲慢的

態度而感到了莫大的羞辱，他的臉孔氣得通紅，啪！啪！他兇猛地用馬刀面敲打着小五子的臉頰：

「還不說？說！」

小五子把小臉孔高高地仰了起來，更加驕傲地望着天空，好像他再也不值多看一下在他眼前的仇敵似的。他的臉頰流着一股鮮血，血一滴滴地掉落到雪堆上，好像一點點火般紅的小野花，生長在大理石的岩頭上。……

這個奇特的小俘虜，使得日本軍官茫然地放下了馬刀。突然，日本軍官像野牛般的吼叫了一聲：

「搜！」

立即，兩個敵哨兵走上前來，推推扯扯地把小五子渾身搜了一遍，搜出來的東西，除了幾顆小石子和一些黑饅屑以外，什麼都沒有。

一個敵哨兵把一握的饅屑和石子向小五子的臉孔用力一擲：

「馬鹿！」

日本軍官無可奈何的長長地嘆了口氣，找着一塊石頭，也不管石頭上的積雪就坐了下去，把馬刀支住下頷沉思着什麼了。

日本軍官霍地從石頭上跳起來，把馬刀拋在雪地上，瘋狂的撲向小五子，跳着咆哮：

「支那小豬獾！細起來，吊在樹上！」

敵哨兵們把背上行軍囊裏的繩子取出來，把小五子縛得結結實實的，然後把繩頭拋到柏樹上，一個哨兵把繩頭的一端輕輕地一拉，小五子就像掛絲虫般的被吊在空中。風夾着雪片向他的周身狂打。爲了這一襲擊，小五子臉頰上的傷口又流下一滴滴的鮮血了。

「豬獾，槍殺你，說不說？……」日本軍官仰着臉怒喊。

一個敵哨兵，那個長着滿臉大鬍子的傢伙，端起了槍向小五子瞄準。

小五子在空中低着頭往下看，他的小臉孔被風雪吹打得已經發出青紫色，但是他的堅定而明耀的眼睛給了跟前的皇軍們無限的污辱！

日本軍官瘋狂地奪過了那個瞄準着的哨兵的槍，一舉：啪！

但是小五子並不爲這一聲槍響所震驚，他仍然鎮靜地低頭往下看，而且小小的嘴邊露出一絲輕鄙的笑。

「好！」日本軍官狠狠地點着頭。於是他在雪地上徘徊了起來，他企圖用一種有效的法子來克服這當前的敵人——頑強的小俘虜。

「嘿嘿！」日本軍官忽然冷笑了起來，他用急驟的步子走到柏樹下，親手把小五子從樹上放下來。

接着日本軍官命令一個敵哨兵把他的那匹大黃馬牽過來，他用了一種更毒辣的方法來打擊小五子：他雙手把小五子抱到馬背上，把繩子結實地縛着小五子的兩條腿，然後又把繩子縛在馬肚下。這樣，可以使這頑強的小俘虜不致掉下馬來。

把小五子和馬都縛停當了，日本軍官用馬鞭拚命地鞭打着大黃馬，使大黃馬一直向松林奔騰去了，他才停下揮動的手來，而換上一種狂野的笑聲，他以為把馬驅進松林裏，小俘虜不被松枝和荆棘搥死，也得被野狼所吞噬！

大黃馬用最猛的速度向松林奔馳着，小五子在馬背上激烈地跳動着，他的腦經爲死滅的痛苦緊絞，他無暇聽那後面狂野的笑聲，在這緊急的幾秒種內，他要設法來挽救這險惡的結局。

當大黃馬奔馳到第一株松樹跟前的一剎那，小五子用盡平生最大的氣力，猛驟地把馬勒轉了頭，大黃馬偏了偏身子，一直向松林的側邊斜着奔跑。……

「呵！……」後面的敵人驚呼了起來，追着，放着槍，但是大黃馬跑得太兇猛了。

在松林抹角的地方，突然大黃馬倒下了，馬的腹部中了彈，馬血像噴泉般的流滿了一雪地。小五子也從馬上摔了下來，在雪地上掙扎着。……

雪花逐漸的小了，風，砭骨的寒冷。

松林遠遠地遺落在後邊，遙望過去，濃密的枝幹只顯出一線黑。積雪的呂梁山峰矗立在天邊，顯出稀有的雄偉的姿影。

小五子跛着一隻腳在雪原上走動，他的左腿被子彈擦傷了，他慶幸着自己還能夠重新行走在這廣闊的原野上。當大黃馬中彈躺倒的時候，那顆子彈正好擦壞了馬肚上的繩子，因此，小五子用牙齒咬斷了繩子，乘機逃脫，而不致被敵人追獲。

小五子微笑着，漸漸地因為左腿的傷痛，他感覺到需要一時的休息。他決定路過到他家裏去看他的父母和妹妹，也許經過一時的休息後，他可以更快地趕回石口游擊總部去。

他順着窪地走，向着遠遠的小溪邊的他的家跛行着。

半個鐘頭後，小五子終於到達他的家門前，他輕輕地推開了破落的板門，側着身子踏進門來，突然一種男人的粗啞的呻吟聲，夾雜着一種小孩的哀啼聲傳進小五子的耳朵